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交织式”的叙事风格解析

朱佳梁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97)

摘要:《海边的卡夫卡》是村上春树在2003年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 小说讲述一个十五岁的离家少年与一个名为中田聪的人的奇幻经历, 是一部少年的精神成长史。作者将不同的叙事视角一齐使用, 又将“虚”与“实”的描写相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据此, 本文目的在于对这种叙事风格进行详细的分析, 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该部文学作品。

关键词: 村上春树 《海边的卡夫卡》 叙事风格

DOI: 10.12319/j.issn.2096-1200.2022.24.151

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并不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通少年, 但他却具有大多少年的影子。年龄在十五岁, 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 意味着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 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间徘徊^[1]。他幼年时被母亲抛弃, 又被父亲诅咒, 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他沉浸在深沉的孤独之中, 默默锻炼身体, 终于, 在十五岁生日当天, 辍学离家, 一个人奔赴陌生的地方, 故事也就此拉开序幕。

一、作者概况

村上春树 (Murakami Haruki, 1949—), 日本著名当代作家,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少年时就酷爱阅读, 阅读过大量西方文学作品, 并且有多年海外游历的经历, 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日本文学的意蕴, 又具有西方文学色彩。有坚持跑步的习惯, 跑遍世界各地, 也就“跑步”与“写作”间的互喻创作过散文集《当我谈跑步时, 我谈些什么》。喜欢听爵士乐, 音乐性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1979年, 凭借小说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第23届群像新人文学奖。1987年, 出版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 至2009年发行逾1000万册, 该书打破了日本文坛的沉寂, 出现了所谓的“村上春树现象”。

在村上春树一系列作品中, “寻找”与“恶的发掘”是他始终坚持的主题,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主题才使得村上春树的作品具有思想上的深度, 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与思考。而其写作手法上对“虚”与“实”的结合描写, 更是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性, 也增加了奇幻色彩, 各种深邃的隐喻发人深省, 让读者能够潜入他精心设计好的思绪中, 去感受他意识的流动。

《海边的卡夫卡》是村上春树在2003年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 于2006年获得世界奇幻奖 (World Fantasy Awards)。

小说讲述一个十五岁的离家少年与一个名为中田聪的人的经历, 少年化名“田村卡夫卡”, 为逃避父亲的“诅咒”而离家出走前往四国, 一路上遇到了一系列或奇幻或诡异的事, 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 中田聪在幼年时遭遇“奇怪事件”丧失了记忆和读写能力, 只得碌碌无为度过大半辈子, 直到六十岁这年, 开启了一次没有目的地的奇幻之旅。

二、叙事视角的交织

本书采用二元并行的叙事结构, 书中奇数章讲述在少年田村卡夫卡视角下的故事, 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 而偶数章讲述中田聪视角下的故事, 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2]。两条线相互独立, 却又在某些情节与巧合中相互交织在一起, 给读者以别开生面的阅读体验。

在奇数章的第一人称的描写中, 读者跟随着卡夫卡君一同经历了离家出走后的所有事与物, 一直使用“我”使得读者始终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也有利于对角色的内心活动有更为直接的了解。如“我舒了口气, 道声谢谢, 说谎固然让我内疚, 但没有办法。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事。”前半句直接描写出了卡夫卡君的心情, 而后句则是对其思想思考的描写, 这种使用“我”作为主语进行的表述, 有益于作者行文的流畅性, 也能够让帮助读者更加感同身受地领会主人公的情绪波动及行为逻辑。

在偶数章中, 作者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 以中田聪为中心展开该故事线进行叙述, 透过全知视角, 从中田聪、星野等几个人物的视角阐述。这样的叙事方式易于将每个人物的动作、言语、心理与背景都展现在读者面前。在书中描写中田杀掉琼尼·沃克的桥段时, 琼尼·沃克的状态是“琼尼·沃克倒下一边还在笑。哈哈哈哈哈。笑声很响亮, 像是好笑得实在忍俊不禁。但不一会儿, 笑声变成呜咽声, 变成血涌喉咙声……”, 而中田则是“中田大

大地吁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意识渐次模糊，就此沉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对两边的神态动作都进行了细节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了强烈的对比与震撼。同时，还有对中田、星野等人物过去背景故事的叙述，如中田过去是如何谋生生存下去的、星野年轻时与阿爷之间的事情都有花费一定的笔墨做概述，便于读者快速地了解人物的形象，更好地理解人物的行为与心理。

除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使用以外，作者还在行文中穿插了第二人称的叙述，以丰富行文的叙事视角，渲染文字氛围，例如“你心想如果那里存在诅咒，那么就应该主动接受它。你想迅速解除那里面的程序，想争分夺秒地从其重负下脱身……”将心理活动转为第二人称，帮助读者进入作者所营造的氛围之中，读者阅读时就像是自己对作品中的角色说话一样，增强了文字感染力^[9]。其次，这样的写法也可以让读者从文本中跳脱出来，在故事中增添上显性的作者个人意志，例如在全书结尾写道“不久，你睡了。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这不仅是村上春树在表达主角卡夫卡君完成了“精神成长”得到了自我救赎走向新生，也在提示读者这里含有一定程度上的表达，不仅是讲给角色的，也是在与读者对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奇数章中还设置了一个特别的角色，也就是小说中“叫‘乌鸦’的少年”，对该角色的叙事人称上属于在以卡夫卡君为中心的第一人称叙事下的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对他的称呼是第三人称，而他所讲的话总是以第二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在故事情节中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实体角色的视角，而是作为田村卡夫卡的另一个自己出现，恰似作者在行文中的化身，对卡夫卡君的一系列行动进行了指点以及评价，小说开头就是“乌鸦”对卡夫卡君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离家出走时带了多少钱、能否支撑自己离家后的生活等，还在书的最后对卡夫卡君做出的回到东京回到学校的决定做出了“你做了正确的事情。”这样的肯定。

上文所述的几个叙事视角的叙述内容，在故事情节上也是有所交织的，行文中显得十分巧合，给读者一种阅读上的神秘与惊喜感。例如在以第三人称为主要叙事方式的偶数章里，中田在琼尼·沃克的蛊惑下“杀掉”了琼尼·沃克，但奇数章中的卡夫卡君的身上却被沾满了鲜血，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巧合，而是作者有意识地将两条线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某种意义的联系^[4]。再如中田与星野一同寻找“入口石”的途中，两人前往了甲村图书馆，与本该在奇数章中出现的大岛相交互，产生了人物间的联系。

三、“虚”与“实”的交织

本书充满了“虚”与“实”的写法，并且作者将它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使得小说具有强烈的奇幻色彩，但在总体的故事发展与一些细节的刻画上又符合现实的逻辑，甚至在某些情节上作者在有意识地模糊“虚”与“实”的界限，勾起读者的思考去发掘其中隐含的意味。不过无论是对“虚”的叙述还是“实”叙述都是为了描绘出这个少年精神成长史的剖面，去表现小说所阐释的“成长”主题。

对“虚”的展现在文本中大多是在描写“异界”，在这本小说中显得极其重要，也可以说整个故事都是由“异界”支撑起来，是作者村上春树所构筑的“地下二层”的象征世界，失去了这个象征世界，小说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深度与广度^[9]。

显而易见，整部小说的基本构思本身就来自于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即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让小说一开始就充满了“异界感”，似乎和《俄狄浦斯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才渐渐将两者区分开来，从一个讲述命运不可战胜的故事转变为“浪子回头”的故事，强调了命运可以克服，人生还有转机的观点，让少年得以自我救赎。

而使得少年得以救赎的办法就是让他和“异界”接触。小说中有两种异界影响着卡夫卡君，一个是非现实的书中的“异界”，而另一个则是现实中的各种“异界”。作者在小说中让卡夫卡君阅读了许多书籍，尤其是其中本就含有“异界”的书籍，也强调卡夫卡君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从小就爱在图书馆里打发时间，即使读的书看不懂也要坚持读到最后一页。离家出走后的卡夫卡君也在甲村图书馆停留许久，阅读了有无数“异界”出现的《一千零一夜》与描写奇特行刑机器的《在流放地》，这些书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卡夫卡君，也为他最后的救赎做出了助力。其次，是尤为重要的现实中的“异界”，奇数章中的卡夫卡君几乎一直都身处在“异界”之中，例如，在图书馆中那个神秘房间里见到十五岁且长相与年轻的佐伯极其相似的美少女；在森林里受两个士兵的引导下进入那个“入口”，去向了森林尽头地带等。而对于卡夫卡君的分身——中田而言，也多次遭遇“异界”，例如杀掉“屠猫人”琼尼·沃克后得到了山德士上校的帮助、遇到天降蚂蝗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异界”卡夫卡君就无法“成长”，而中田也不会有奇幻的人生经历。

对“实”的描写主要负责陈述人物所处的状况以及将

读者从虚构中脱离出来,让其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性,也具有了理性的思考,这是本书所必要的根基,否则田村卡夫卡的故事就只会是幻想的空中楼阁,很难能够与故事外的读者产生共鸣^[6]。

就奇数章中对卡夫卡君出走故事的叙事中,就有不少对于“实”的描述。例如在离家出走之前卡夫卡君对钱、随身工具(旧的金质打火机、用来割东西的折叠刀、袖珍强光手电筒、用来遮掩年龄的太阳镜)等行李的考量都是从现实角度出发的,突出了离家前的真实感,也使得卡夫卡君的人物形象变得立体起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沉稳、坚强的性格特点,也呼应了小说一开始“往下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而之后,卡夫卡君乘坐大巴车离开、在甲村图书馆和大岛的深山别墅的所见所闻几乎都有细致的“实”的描写,让卡夫卡君的经历基于在现实见闻之上。

在小说的行文中“虚”与“实”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其中介则是作者施加在他们之间的某种隐喻。这种隐喻在小说中伴随着“虚”与“实”一同出现,而想要理解隐喻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则需要将表面的“虚”与“实”相结合在一起理解,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隐喻世界”。例如卡夫卡君从“入口”进入森林尽头后,在森林尽头的小镇中生活,并与十五岁的佐伯和现实中五十岁的应该是其生母的真的佐伯相见,最后听从真的佐伯的劝说离开了这座森林尽头的小镇的情节,森林尽头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象征着“逃避成长、放弃责任”,就如同《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一般,与外世相隔绝。而佐伯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作为母亲,她可以隐喻为孕育和培养主人公的故土、故国以至整个历史和文化,尽管她抛弃和伤害了主人公,但主人公最后仍然选择原谅了她,并且听从了她的劝告返回了主流社会,即“接受成长,回归责任”。一系列的隐喻即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目的,又使小说情节妙趣横生,不显枯燥。

四、总结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这本小说中,以“交织

式”的叙事方式,将不同人称的叙事、“虚”与“实”的描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使用这种高超的叙事风格,描绘出一个少年艰难成长的故事,与村上春树早期的作品中表达的态度不同,相较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最终主人公放弃同“影子”一起逃出“世界尽头”的机会留在了森林尽头,本作中的少年田村卡夫卡最终选择回归社会、回归责任,是村上春树长篇小说中极其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7]。行文中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分别作为奇数章和偶数章的基本框架,又将第二人称巧妙地融入字里行间,让读者在投入故事的同时也不时将意识脱离故事,用理性感受文脉的流动。书中对于“虚”即“异界”的描写更是具有独特性,多个“异界”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庞大且颇具意味的精神世界,让《海边的卡夫卡》注定会成为一部耐人寻味的文学佳作。

参考文献

- [1]张璐.从《海边的卡夫卡》看村上春树的叙事艺术[J].戏剧之家,2022(17):178-180.
- [2]霍斐.“真实”与“虚构”并置的多元世界——论村上春树文学的“叙事特质”[J].当代外国文学,2020,41(02):86-93.
- [3]唐令.莫言与村上春树创作中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比较[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1,29(06):102-104.
- [4]莫涯.《故乡》和《五月的海岸线》——论鲁迅与村上春树的“归乡叙事”[J].名作欣赏,2022(21):34-36.
- [5]马娟,李雪婕.试分析村上春树小说《挪威的森林》语言艺术风格[J].戏剧之家,2021(08):173-174.
- [6]范苓.《海边的卡夫卡》:二元结构的形而上学意义——论村上春树为战后日本寻找的解脱出口[J].社会科学辑刊,2009(03):213-217.
- [7]林少华.林少华看村上——村上文学35年[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